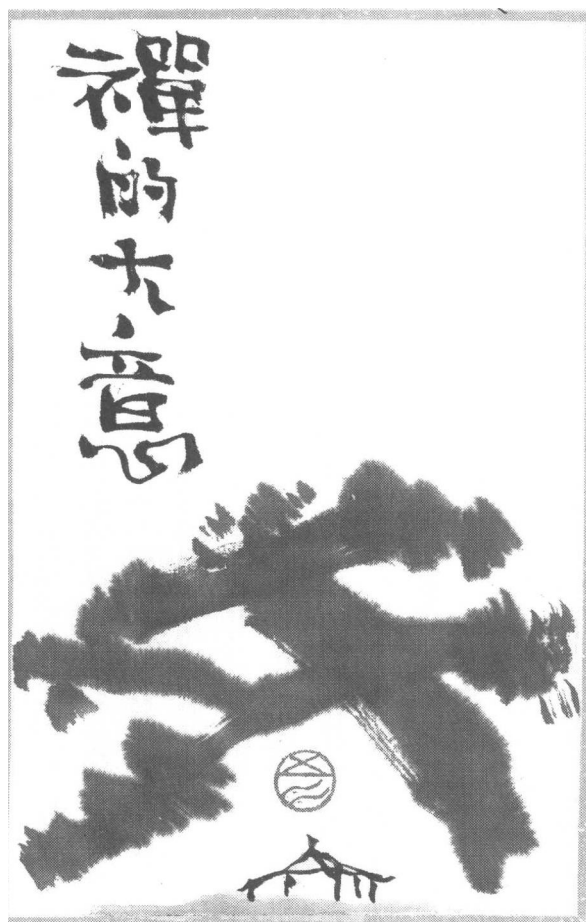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国禅学的方法

胡 适

今天是最后一次讲演，黎先生刚才对我说今天功德圆满，其实不过是我的一笔旧债还清了。

这次讲的是中国禅学的方法。上次本来想把中国禅宗的历史讲得更详细一点，但因限于时间，只能将普通书所没有的禅宗的来历，说了一个大略，马祖以后的宗派简直就没有功夫来讲。但不讲也不要紧，因为那些宗派的立场跟方法，大抵差不多，看不出什么显著的区别，所以也不必在分析宗派时多讲方法，现在只讲禅学整个的方法。

中国的禅学，从 7 世纪到 11 世纪，就是从唐玄宗起至宋徽宗时止，这 400 年，是极盛的黄金时代。诸位是学教育的，这一派人的方法与教学方面多少有点启示，所以有大家一听的必要。

南宗的慧能同神会提倡一种革命思想——“顿悟”，不用那些“渐修”的繁琐方法，只从智慧方面，求其大彻大悟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在当时因为旧的方式过于复杂，所以这种单刀直入的简单理论，感动了不少的人，终于使南宗顿教成为禅宗的正统，而禅宗又成为佛教的正统，这是他们在破坏方面一大成功。可是慧能和神会都没有方法，对于怎样教人得到顿悟，还是讲不出来，到 9 世纪初，神会的第四代弟子宗密（殁于 841 年，即唐武宗会昌元年），方把“顿悟”分成四种：

（一）顿悟顿修 顿悟如同把许多乱丝，一刀斩断；顿修如同把一团白丝，一下子丢到染缸里去，红即红，黑即黑。

（二）顿悟渐修 如婴儿坠地，六根四肢顿具，男女即分，

这叫顿悟；但他须慢慢发育长大，且受教育，成为完人，这叫渐修。故顿悟之后必继以渐修。

（三）渐修顿悟 这好比砍树，砍了 1000 斧头，树还是矗立不动，这叫渐修；到了 1001 斧头，树忽然倒下来，这叫顿悟。这并非此最后一斧之力，乃是那 1000 斧积渐推动之功，故渐修之后自可成顿悟。

（四）渐修渐悟 如同磨镜，古时候，镜子是铜制的，先由粗糙的铜，慢慢地磨，直至平滑发亮，可以照见人影，整理衣冠。又如射箭，起初百无一中，渐渐百可十中，终于百发百中。

这四种中间，第一种顿悟顿修不用方法，讲不通的，所以禅宗后来也有“树上那有天生的木杓”的话。第二种顿悟渐修，却是可能的；第三种渐修顿悟，尤其可能。这两种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”的例子，在西洋也有很多：如圣奥古斯丁，起初是一个放荡不羁、狂嫖滥赌的人，说重一点就是流氓地痞，一天在街上听了一位教师的讲演，忽然省悟，立志苦修，竟成为中古时代的宗教领袖。这就是顿悟渐修，却也是渐修顿悟，因为他早有种种烦闷，逐渐在变化，一旦下决心罢了。又如三四百年前科学大师伽里略（意大利人），生而有艺术的天才，他的父亲是个数学家，送他到大学去习医。但他的兴趣不倾向于这方面，而于音乐绘画等倒是弄得不错。有一天，国王请了一位数学家来讲《几何学》，他听了一小时，忽然大彻大悟，就把一切抛开，去发挥他从遗传中得来的数学天才，后来便成了几何学、物理学的老祖师。再举一个日常的例子：我们有时为了一个算学或其他难题，想了几天，总想不出，忽然间在梦里想出来了。这也是慢慢地积了许多经验，一旦豁然贯通。第四种渐修渐悟，更是可能，用不着说了。

总之，顿悟渐修，渐修顿悟，都是可能的，都是需要教学方

法的，渐修渐悟更是普通的方法，只有顿修顿悟没有教学方法。

禅门中许多奇怪的教学方法，都是从马祖（殁于 786 年）来的。马祖道一，本是北派，又受了南派的影响，所以他所创立的方法，是先承认了渐修，然后教你怎么样渐修、顿悟，顿悟而又渐修。他的宗旨是“触类是道，任心为修”，如扬眉、动目、笑笑、哈欠、咳嗽、想想，皆是佛事。此种方法实出于《楞伽经》。

《楞伽经》云：“非一切佛国土言语说法，何以故？以诸言语，唯是人心，分别说故。是故有佛国土，直视不瞬，口无言说，名为说法；有佛国土，直尔示相，名为说法；有佛国土，但动眉相，名为说法；有佛国土，唯动眼相，名为说法；有佛国土，笑名说法；有佛国土，欠嗑，名说法；有佛国土，咳，名说法；有佛国土，念，名说法；有佛国土，身，名说法。”又云：“如来亦见世界中，一切微虫蚊蝇等众生之类，不说言语，共作自事，而得成功。”所以他那“触类是道，任心为修”的方法，是不靠语言文字来解说来传授的，只用许多奇特古怪的动作。例如有一个和尚问他如何是西来意，他便打。问他为什么要打，他说：“我若不打汝，诸方笑我也。”又如法会问如何是西来意，他说：“低声，近前来！”于是就给他一个耳光。此外如扬眉动睛以及竖拂、喝、踢、种种没有理性的举动，都是他的教学方法。这种举动，也都是叫对方知道是什么意思，连作的人也没什么意义，就是这样给你一个谜中谜，叫你去渐修而顿悟，或顿悟而渐修。马祖以后，方法更多了，如：捏鼻、吐舌、大笑、掀床、画圈（圆相）、拍手、竖指、举拳、翘足、作卧势、敲柱、棒打、推倒等等花样，都是禅机。此外来一两句似通非通的话，就是话头。总之，以不说说法为说法，走上不用语言文字的道路，就是他们的方法。

马祖是江西派，其方法在 8 世纪到 9 世纪初传遍了中国。本来禅学到了唐朝，已走上语言文字之途，楞伽宗也从事于烦琐的

注疏。但是那顿悟派依然顿悟，不用语言文字，教人去想，以求彻悟。马祖以下又用了这些方法，打一下、咳一声，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这种发疯，正是方法。但既无语言文字作根据，其末流就有些是假的，有些是捏造的，而大部分是骗人的。

马祖不靠语言文字说法，他的方法是对的、是真的，但是后来那些模仿的，就有些要算作末流了。这里且讲一个故事：有一书生，衣服褴褛走到禅寺，老和尚不理他。后来小和尚报告知府大老爷到了，老和尚便穿上袈裟，走出门，恭敬迎接，招待殷勤。书生看了，一声不响。等到知府大老爷走了，书生说：“佛法一切平等，为什么你不睬我，而这样地招待他？”老和尚说：“我们禅家招待是不招待，不招待便是招待。”书生听了，就给他一个嘴巴。老和尚问他为什么打人？书生答道：“打便是不打，不打便是打。”所以末流模仿，这种方式的表示，有些是靠不住的。

在 9 世纪中年，出了两大和尚：南方的德山宣鉴（殁于 865 年，唐懿宗咸通六年）和北方的临济义玄（殁于 866 年，同上七年）。他们的语录，都是很好的白话文学。他们不但痛骂以前的禅宗，连经连佛一起骂：什么释迦牟尼，什么菩提达摩，都是一些老骚胡，十二大部经也是一堆揩粪纸。德山自谓别无一法，只是教人做一个吃饭、睡觉、拉屎的平常人。义玄教人“莫受人惑，向里向外，逢着便杀。逢佛杀佛，逢祖杀祖，逢罗汉杀罗汉……始得解脱”。后来的禅门，不大懂得这两大和尚第二次革命的禅机——呵佛骂祖禅。

平心而论，禅宗的方法，就是教人“自得之”，教人知道佛性本自具足，莫向外驰求，故不须用嘴来宣说什么大道理。因此，这个闷葫芦最易作假，最易拿来欺骗人，因为是纯粹主观

的，真假也难证实。现存的五部《传灯录》，其中所载禅机 70% 怕都是无知妄人所捏造的，后来越弄越没有意义了。不过，我们也是不能一笔抹杀。当时的大和尚中，的确也有几个了不得的，他们的奇怪的方法，并非没有意义。如我第一次所讲贼的故事，爸爸把儿子锁在柜子里，让他自己想法逃出，等他用模仿鼠叫之法逃回家了，爸爸说你有饭吃了。这个故事，就可以比喻禅学的方法，所谓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。就教育上说，很类似现代的设计教学法。看来很像发疯，但西谚云：发疯就是方法 *madness is method*（按：西文两词音近，中语四字也都是双声）。禅宗经过 400 年的黄金时代，若非真有方法，可以骗人一时，也不能骗到 400 年之久。

禅学的方法，可归纳为四种：

（一）不说破 禅学既是教人知道佛性本自具足，莫向外驰求，意思就是说，人人都有佛性，己身便是佛，不必向外人问；要人知道无佛可作，无法可求，无涅槃菩提可证。这种意思，一经说破，便成了“口头禅”，本来真理是最简单的，说破便不值半文钱。所以，禅宗大师从不肯轻易替学人去解说，只教学人自己去体会。有两句香艳诗可以说明这个方法，就是：“鸳鸯绣取从君看，莫把金针度与人。”且讲他们三个故事来做例子。其一：沩山和尚的弟子洞山去看他，并求其说法。沩山说：“父母所生口，终不为子说。”其二：香严和尚请沩山解说“父母未生时”一句。沩山说：“我若说似（与）汝，汝以后骂我去。我说的是我的，终不干汝事。”香严辞去，行脚四方，一日芟除草林，偶尔抛一块瓦砾，碰竹作响，忽然省悟，即焚香沐浴，遥礼沩山，祝云：“和尚大慈，思逾父母！当时若为我说破，何有今日之事？”其三：洞山和尚是云岩和尚的弟子。每逢云岩忌日，洞山必设斋礼拜，或问他于云岩得何指示？他说：“虽在彼处，不蒙

指示。”又问：“和尚发迹南泉，为何却与云岩设斋？”他说：“我不重先师道德佛法，只重他不为我说破。”大家听了这三个故事，便知“不说破”是佛学的第一个方法。因为一经说破，便成口头禅，并未了解，不再追求，哪能有自得之乐？

（二）疑 其用意在使人自己去想，去体会，例如洞山敬重云岩，如前所说。于是有人问洞山：“你肯先师也无？”意思是说你赞成云岩的话吗？洞山说“半肯半不肯。”又问说：“为何不全肯？”洞山说：“若全肯，即孤（辜）负先师也。”他这半信半不信，就是表示学者要会疑。因为怀疑才自己去思索一想，若完全赞成，便不容怀疑，无疑却不想了。又，有僧问汾山和尚：“如何是道？”汾山说：“无心是道。”僧说：“某甲不会。”就是说我懂。汾山就告诉他：“不懂才好，你去认识不懂，这才是你的佛，你的心。”（按：汾山原答为：“会取不的底好。”僧云：“如何不会的？”师云：“祇汝是，不是别人。……今时人但直下体取不会的，正是汝心，正是汝佛；若向外得一知半解，将为禅道，且没交涉，名运粪入，不名运粪出，污汝心田。”）所以“疑”就是禅宗的第二个方法。

（三）禅机 普通以为禅机含有神秘性，其实真正的禅机，不过给你一点暗示，因为不说破，又要叫人疑，叫人自己去想，所以道一以下诸禅师又想出种种奇怪的方法来。如前面所举的打、笑、拍手、捏鼻……等等。又有所答非所问，驴唇不对马嘴的话头，这种方法，名曰禅机，往往含有深意，就是对于某种因缘，暗示一点出来，让你慢慢地觉悟。试举几条为例。其一：李勃问智常一部大藏经说的是什么？智常举起拳头，问道：“还会吧？”李答：“不会。”智常说：“这个措大拳头也不识！”其二：有老宿见日影透窗，问惟政大师：“是窗就日？是日就窗？”惟政道：“长老！您房里有客，回去吧！”其三：僧问总印：“如何是

三宝(佛,法,僧)?”总印答:“禾,麦,豆。”僧说:“学人不会。”师说:“大众欣然奉持。”其四:仰山和尚问汾山:“什么是祖师西来意?”汾山指灯笼说:“大好灯笼呵!”其五:僧问巴陵鉴和尚:“祖师教义,是同异?”鉴说:“鸡寒上树,鸭寒下水。”法演和尚论之曰:“巴陵只道得一半,老僧却不然,掬水月在手,弄花香满衣。”其六:僧问云门和尚:“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?”云门答:“钵饼。”法演说:“破草鞋。”这些禅机,都是于有意无意之间,给人一点暗示。

前十余年,罗素(Bertrand Russell)来中国,北京有一班学生组织了一个罗素学术研究会,请罗素蒞会指导。但罗素回来对我说:“今天很失望!”问何以故?他说:“一般青年问我许多问题,如:‘George Eliot 是什么?’‘真理是什么?(What is truth?)’……叫我如何回答?只好拿几句话作可能的应付。”我说:假如你听我讲禅学,你便可以立刻赏他一个耳光,以作回答。罗素先生颇以为然。

(四)行脚 学人不倦得,只好再问,问了还是不懂,有时挨顿棒,有时挨一个嘴巴。过了一些时,老师父打发他下山去游山行脚,往别个丛林去碰碰机缘。所以行脚等于学校的旅行,也就等于学生的转学,穿着一双草鞋,拿着一个钵,遍走名山大川,好像师大的学生,转到清华,再转到中央大学,直到大觉大悟而后已。汾阳禅师活到 70 多岁,行脚数十年,走遍了 70 多个山头。据上堂云:“以前行脚,因一个缘因未明,饮食不安,睡卧不宁,水急抉择,不为游山玩水,看州府奢华,片衣口食;只是圣心未通,所以驰驱行脚,抉择深奥,传鸿敷扬,博问先知,亲近高德。”儒门的理学大师朱子也曾说过:“树上哪有天生的木杓?要学僧家行脚,交结四方贤士,观察山川形势,考测(察)古今治乱之迹,经风霜雨露之苦,于学问必能得益。”行脚僧当

然苦不堪言，一衣一履，一杖一钵，逢着僧寺就可进去住宿替人家作点佛事，挣碗饭吃。要是找不到庙宇，只能向民家讨点饭吃，夜间就露宿在人家的屋檐下。从前有名的大和尚，大都经过这一番漂泊生涯。行脚僧饱尝风尘，识见日广，经验日深，忽然一天见树上鸟叫，或闻瓶中花香，或听人念一句诗，或听老太婆说一句话，或看见苹果落地，……他即会大彻大悟，“桶底脱了”！到这时候，他才相信；拳头原来不过是拳头，三宝原来真是禾麦豆！这就叫做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”。

（五）悟从“不说破”起说到“桶底脱了”，完全觉悟贯通。如圆悟和尚行脚未悟，一天见法演和尚与客谈天，法演念了两句绝体诗：“频呼小玉元无事，为要檀郎认此声。”全不相干，圆悟听了就忽然大悟了。又有一个五台山和尚行脚到庐山归宗寺，一夜巡堂，忽然大叫：“我大悟也！”次日，方丈问他悟到什么道理。他说：“尼姑原来是女人做的！”又，汾山一天在法堂打坐，廊头击木鱼，里面一个火头（烧火的和尚）掷去火柴，拊掌哈哈大笑。汾山唤他前来问道：“你作么生？”火头说：“某甲不吃稀饭，肚子饥饿，所以欢喜。”汾山点头说：“你明白了。”我前所述的奥古斯丁，平日狂嫖阔赌，忽然听人一句话而顿改前非，也是和这些一样的悟。《孟子》上道：“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，则居之安；居之安，则资之深；资之深，则取其左右逢其源。”自得才是悟，悟就是自得。

以上所讲禅学的方法，彻头彻尾就是一个自得。总结起来，这种禅学运动，是革命的，是反印度禅、打倒印度佛教的一种革命。自从把印度看成西天，加以介绍、崇拜、研究、选择，以至“得意忘象，得意忘筌”，最后，悟到释迦牟尼是妖怪，菩提达摩是骗子，十二部经也只能拿来当揩粪纸，解放、改造、创立了自家的禅宗。所以这 400 年间禅学运动的历史是很光荣的。不过，

这革命还是不彻底，刻苦行脚，走遍天下，弄来弄去，为着什么？是为着要解决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就是“腊月二十五”。什么叫“腊月二十五”呢？这是说怕腊月三十来到，生死关头，一时手忙脚乱，应付不及。这个生死大问题，只有智慧能够解决，只有智慧能够超度自己，脱离生死。所以火急求悟，求悟的目的也就不过是用智慧来解决一件生死大事，找寻归宿。这不还是印度宗教的色彩么？这不还是一个和尚么？所以这种革命还是不彻底。从禅学过渡到宋代的理学，才更见有两大进步：（一）以客观的格物替代了主观的“心学”。如二程、朱子的今日格一物，明日格一物，今日穷一理，明日穷一理，辨明事物的是非伪真，到后来，但可有豁然贯通的一旦。这是禅学方法转变到理学的进步。（二）目标也转移了，德山和尚教人做一个吃饭拉屎的平常人；一般禅学家都是为着自己的腊月二十五，始终只做个和尚。理学则不然。宋仁宗时，范仲淹说了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以后理学家无不是从诚意正心修身做起，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。超度个人，不是最终的目的，要以个人为出发点，做到超度社会，这个目标的转变，其进步更伟大了。这两点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。总之，宋明理学的昌明，正是禅学的改进，也可说是中国中古时代宗教的余波。

禅宗的“不道之道”与“无修之修”

冯友兰

一、禅宗的“不道之道”

禅宗自以为他们所讲的佛法，是“超佛越祖之谈”。其所谓：“超越”两字，甚有意思。他们以教门中的各宗为“教”，而谓自己为“教外别传”。他们是从一个较高的观点来看教门中的各宗的，所讲的佛法，严格地说，不是教“外”别传，而是教“上”别传。所谓上，就是“超越”的意思。

所谓“超佛越祖之谈”，禅宗宗门称之为第一义或第一句。

《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》云：“若第一句中得，与祖佛为师。若第二句中得，与人天为师。若第三句中得，自救不了。”（《古尊宿语录》卷四）但“超佛越祖之谈”是不可谈的，第一句或第一义是不可说的。《文益禅师语录》云：“问：‘如何是第一义？’师云：‘我向尔道，是二义。’”《佛果禅师语录》云：“师升座，焦山和尚白槌云：‘法筵龙象众，当观第一义。’师乃云：‘适来未升座，第一义自现成。如今槌下分疏，知他是第几义也？’”禅宗常说：第一义不可说，因为第一义所拟说者不可说。《怀让禅师语录》云：“师乃白祖（慧能）云：‘某甲有个会处。’祖云：‘作么生？’师云：‘说似一物即不中。’”（《古尊宿语录》卷一）南泉（普愿）云：“江西马祖说：‘即心即佛。’王老师不恁么道。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”（《传灯录》卷八）《洞山（良价）语录》云：“云岩（昙晟）问一尼：‘汝爷在？’曰：‘在。’岩曰：‘年多

少?’云:‘年八十。’岩曰:‘汝有个爷,不年八十,还知否?’云:‘莫是什么来者?’岩曰:‘犹是儿孙在。’师曰:‘直是不什么来者亦是儿孙。’”(又见《传灯录》卷十四)第一义所拟说者不能说是心,亦不能说是物,称为怎么即不是,即称为不怎么样亦不是。如拟说第一义所拟说者,其说必与其所拟说者不合,所以禅宗说:“有拟议既乖。”所以第一义不可说。

如拟说第一义所拟说者,其说必不是第一义,至多也不过是第二义,也许不知是第几义。这些说都是“戏论”。僧问马祖(道一):“和尚为什么说即心即佛?”曰:“为止小儿啼。”曰:“啼止时将如何?”曰:“非心非佛。”(《古尊宿语录》卷一)百丈(怀海)说:“说道修行得佛,有修有证,是心是佛,即心即佛”,这“是死语”;“不许修行得佛,无修无证,非心非佛”,这“是生语”(同上)。所谓生是活的意思,这些语是生语或活语,因为这些语并不对于第一义所拟说者有所肯定。说非心非佛,并不是肯定第一义所拟说者是非心非佛。说非心非佛,只是说,不能说第一义所拟说者是心是佛。

凡对于第一义所拟说者作肯定,以为其一定是如此如此者,都是所谓死语。作为死语的人,用禅宗的话说,都是该打的。

《宗杲语录》云:“乌龙长老访冯济川说话次,云:昔有官人问泗州大圣:‘师何姓?’圣曰:‘姓何。’官云:‘住何国?’圣云:‘住何国。’龙云:‘大圣本不姓何,亦不住何国,乃随缘化度耳。’冯笑曰:‘大圣决定姓何?住何国?’如是往返数次,遂致书于师,乞断此公案。师云:‘有六十棒。将三十棒打大圣,不合道姓何,三十棒打济川,不合道大圣决定姓何。’”(《大慧普光禅师宗门武库》)

禅宗亦喜说重复叙述的命题(拖拖逻辑)。因为这种命题并没说甚么。《文益禅师语录》云:“师一上堂,僧问:‘如何是曹

源一滴水？’师云：‘是曹源一点水。’又云：‘上堂。尽十方世界皎皎地无一丝头。若有一丝头，即是一丝头。’又云：‘举昔有老僧住庵，于门上书心字、于窗上书心字、于壁上书心字。’师云：‘门上但书门字，窗上但书窗字，壁上但书壁字。’”

第一义虽不可说，“超佛越祖之谈”虽不可谈，但总须有方法表现之。不然则即等于没有第一义，没有“超佛越祖之谈”。其实说第一义不可说，这就是用“遮诠”说第一义。说“超佛越祖之谈”不可谈，这就是用“遮诠”谈“超佛越祖之谈”。因为人们若了解为什么不可说不可谈，他也就了解第一义，了解“超佛越祖之谈”了，这就叫“不道之道”。

中国画画月亮有两种办法。一种是在白纸上画一个圆圈，一种办法是在白纸上涂些颜色作为云彩，在云彩中露出一个白圆块，这就是月亮。这种办法叫烘云托月。它不直接画月亮，只画云彩，用云彩把月亮托出来，这可以说是不画之画，用佛学的话说，前者是用“表诠”，后者是用“遮诠”。

二、禅宗的“无修之修”

慧能的大弟子怀让的语录中说：“马祖（道一）居南岳传法院，独处一庵，惟习坐禅，凡有来访者都不顾……（师）一日将砖于庵前磨，马祖亦不顾。时既久，乃问曰：‘作什么？’师云：‘磨作镜。’马祖云：‘磨砖岂能成镜？’师云：‘磨砖不能成镜，坐禅岂能成佛？’”（《古尊宿语录》卷一）说坐禅不能成佛，是说道不可修。《马祖语录》云：“问如何是修道？”师云：“道不属修。若言修得，修成还坏，即同声闻。若言不修，即同凡夫。”（同上）得道的方法，是非修非不修。非修非不修，就是“无修之修”。

有修之修，是有心的作为，就是所谓“有为”。“有为”是生灭法，是有生有灭的，所以修成还坏。黄檗（希运）云：“设使恒沙劫数、行六度万行，得佛菩提，亦非究竟。何以故？为属因缘造作故。因缘若尽，还归无常。”又说：“诸行尽归无常。势力皆有尽期。犹如箭射于空，力尽还坠。都归生死轮回。如斯修行，不解佛意，虚受辛苦，岂非大错？”（《古尊宿语录》卷三）有心的修行，是有为法，其所得亦是万法中的一法，不是超乎万法者。超乎万法者，就是禅宗所谓不与万法为侣者。庞（蕴）居士问马祖：“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？”马祖说：“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，即向汝道。”（《古尊宿语录》卷一）不与万法为侣者，是不可说的。因为说之所说，即是一法，即是与万法为侣者。马祖说：“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，即向汝道。”就是说不能向汝道。说不能向汝道，亦即是有所道。这就是“不道之道”。欲说不与万法为侣者，须以“不道之道”。欲得不与万法为侣者，须用“无修之修”。

有修之修的修行，亦是一种行。有行即是于佛法所谓生死轮回中造因，造因即须受报。黄檗云：“若未会无心，著相皆属魔业，乃至作净土佛事，并皆成业。乃名佛障，障汝心故。被因果管束，去住无自由分。所以菩提等法，本不是有。如来所说，皆是化人。犹如黄叶为金钱，权止小儿啼。故实有无法，名阿耨菩提。如今既会此意，何用驱驱？但随缘消旧业，更莫造（遭）新殃。”（《古尊宿语录》卷三）不造新业，所以无修。然此无修，正是修。所以此修是“无修之修”。

不造新业，并不是不做任何事，而是做事以无心。马祖云：“自性本来具足，但于善恶事上不滞，唤作修道人。取善舍恶，观空入定，即属造作。更若向外驰求，转疏转远。……故经云：但以众法，合成此身，起时唯法起；灭时唯法灭。此法起时不言

我起，灭时不言我灭。前念，后念，中念，念念不相待，念念寂灭，映作海印三昧。(《古尊宿语录》卷一)于善恶事上不滞”，就是无心。不滞就是不著，也就是不住，也就是无情系。《百丈怀海禅师语录》云：“问：‘如何是有情无佛性，无情有佛性？’师云：‘从人至佛，是圣情执。从人至地狱，是凡情执。只如今但于凡圣二境有染爱心，是名有情无佛性。只如今但于凡圣二境及一切有无诸法都无取舍心，亦无无取舍知解，是名无情有佛性。只是无其情系，故名无情。不同木石、太虚、黄花、翠竹之无情。’”又云：“若踏佛阶梯，无情有佛性。若未踏佛阶梯，有情无佛性。”(《古尊宿语录》卷一)

无心也就是无念。《坛经》云：“我此法门，从上已来，顿渐皆立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。何名无相？无相者，于相而离相；无念者，于念而无念；无住者，为人本性，念念不住。前念，念（今）念，后念，念念相续，无有断绝。若一念断绝，法身即是离色身。念念时中，于一切法上无住。一念若住，念念即住，名系缚。于一切上，念念不住，即无缚也。此是以无住为本。”（据郭朋《坛经校释》）所谓无念，不是“百物不思，念尽除却”。若“百物不思”，亦是“法缚”（《坛经》）。神会云：“声闻修空住空被空缚。修定住定被定缚，修静住静被静缚。修寂住寂被寂缚。”（《荷泽神会禅师语录》卷一）“百物不思”即“修空住空”之类也。无念是“于诸境上心不染”；“常离诸境”（《坛经》）。“于诸境上心不染”，即是“于诸法上念念不住”。此即是无住，亦即是“于相而离相”，亦即是“无相”。所以《坛经》所说“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”，实只是“无念”。“前念著境即烦恼，后念离境即菩提。”（《坛经》）此即是“善不受报”、“顿悟成佛”之义。

临济（义玄）云：“如今学者不得，病在甚处？病在不自信

处。你若自信不及，即便茫茫地徇一切境转，被它万境回换，不得自由。你若能歇得念念驰求心，便与祖佛不别。你欲得识祖佛么，祇你面前听法底是。”（《古尊宿语录》卷四）又说：“道流，佛法无用功处。只是平常无事，屙屎送尿，著衣吃饭，困来即卧，愚人笑我，智乃知焉。”（同上）学者要自信得及，一切放下，不必于日用平常行事外别有用功，别有修行。只于日用平常行事中，于相而无相，于念而无念。这就是不用功的用功，也就是无修之修。

临济又云：“有时夺人不夺境，有时夺境不夺人。有时人境俱夺，有时人境俱不夺。”（同上）人是能知的主体，境是所知的对象。道明向慧能求法，慧能说：“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恁么时，阿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。”道明“于言下，忽然默契，便体拜云：‘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’”（《五灯会元》卷二）“不思善，不思恶”就是什么都不思。亦无对此人之境，就是令其人境俱夺。人境俱夺，与“无”同体，谓之默契。契者契合，言其与“无”契合为一，并不是仅知有“无”。

忽然默契，就是所谓顿悟。所谓“一念相应，便成正觉”（《神会语录》），悟与普通所谓知识不同。普通所谓知识，有能与所知的对立。悟无能悟与所悟的对立。因其无对象，可以说是无知。但悟亦并不是普通所谓无知。悟是非有知，非无知，是所谓无知之知。

《赵州（从谂）语录》云：“师问南泉（普愿）：‘如何是道？’泉云：‘平常心是道。’师云：‘还可趣向不？’泉云：‘拟乖。’师云：‘不拟，争知是道？’泉云：‘道不属知不知，知是妄觉，不知是无记。若真达不疑之道，犹如太虚，廓然荡豁，岂可强是非也。’”（《古尊宿语录》卷十三）舒州佛眼禅师（清远）云：“先师（法演）三十五方落发，便在成都听习唯识百法。因闻说，菩